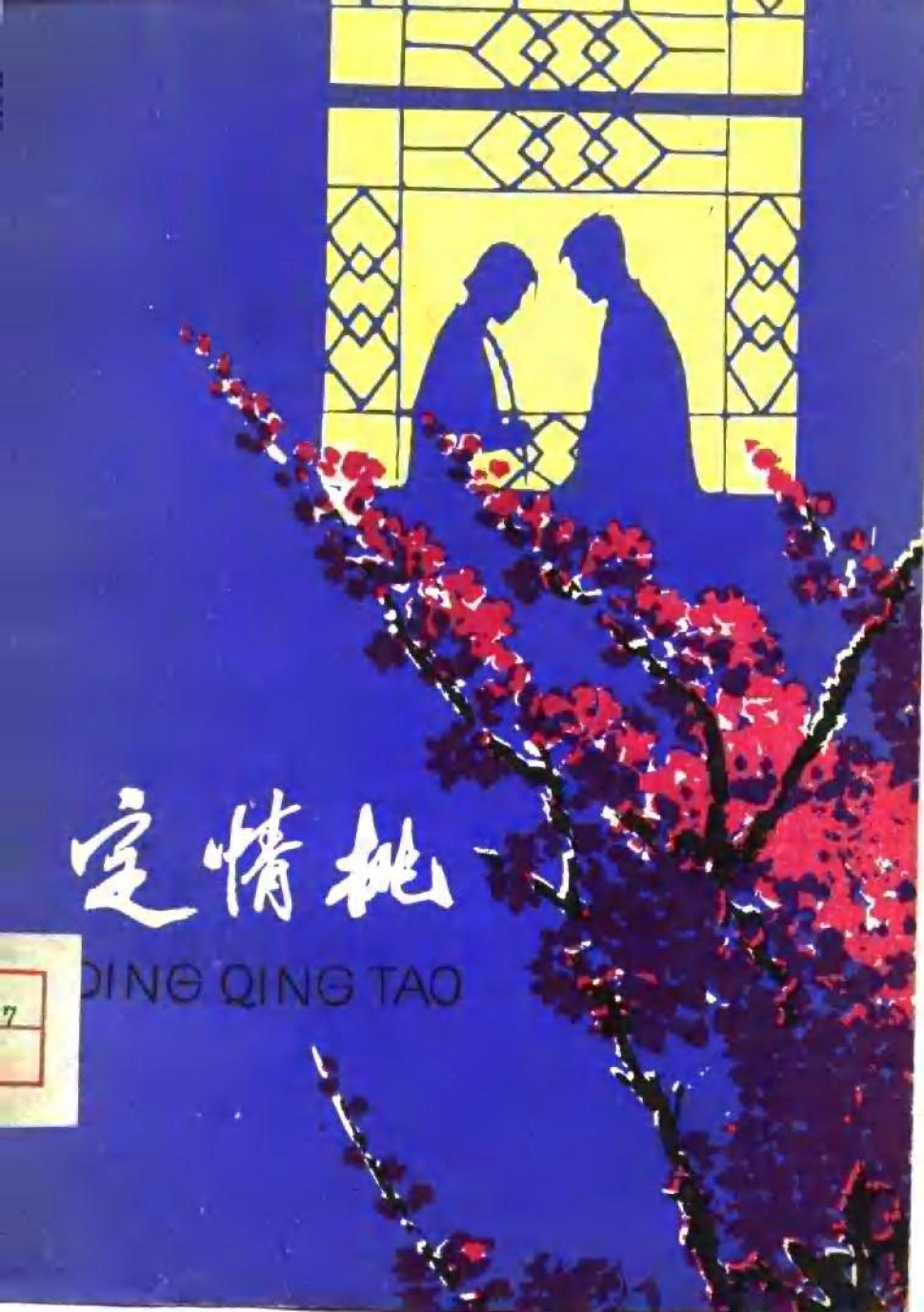




定情桃

DING QING TAO

7

定 情 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90千 插页: 1

1979年10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9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60 每册: 0.66元

目 录

阿萨的故事.....	张 长 弓 (1)
快活的人.....	徐 扬 (23)
检查团来了.....	陈 弘 志 (40)
希望.....	杨 笛 (63)
新来的女传达.....	王 德 明 (79)
白石.....	袁 惠 聪 (97)
定情桃.....	吴 佩 灿 (116)
朱科长蹲点.....	毕 力 格 太 (132)
孩子和梦.....	耿 瑞 (154)
老诸葛三难刘拴旺.....	马 沛 然 (175)
深夜里的哭声.....	丁 茂 (194)
血.....	吴 宝 林 (205)
秋旺两口子.....	朱 占 国 (219)
遗愿.....	曹 鸿 飞 (238)
涛声.....	隋 明 (266)

阿萨的故事

张长弓

一

塔木罕大队的铁姑娘队队长阿萨，自从升任旗委副书记之后，就在全旗全盟远近闻名了。人们都知道，阿萨是个出类拔萃的牧区劳动模范。

今天来回顾她的经历，自然另有一番评价，可在当时——“一九七〇年的观点”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全旗的一棵好苗子。大队里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好青年干部为荣，公社里说是他们非常重视对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记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笔走龙蛇地写了好多报道。有位记者写了《阿萨小传》，比较形象地、准确地描绘了她在搞草原建设中的精神世界。

阿萨接到调令之后，心里象长了蒺藜，她是不愿意到旗里去的。那个时候，老百姓背地里都把领导干部叫做“官”，而某些依靠“四人帮”权势跃居高位的人物，也的确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官气。阿萨是最不乐意见官的，官从东村来，她往西村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到旗里去当官呢！

然而，令下如山倒，调令是难以违抗的。旗里郑重其事地派来了吉普车，派来了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阿萨正在“草库伦”里赤脚浇树，主任和秘书恭恭敬敬，拉拉拽拽，一边搀着一只胳膊把她架上了吉普车，忙得刚来得及让她穿上靴子。她自然是拒绝带行李的，她要去面见旗委书记霍布吉乎，苦苦恳求，坚决辞职。

大队的老支书特木勒来送她，从车门伸进一只手，拍了拍她的头顶，轻声嘱咐说：“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去做，依靠别人的手往你嘴里挤牛奶，那就变成病包了！”

旗委秘书从后座探过身来，“啪”地关紧了车门。

再见了，草原！再见了，刚刚围封起来的十万亩“草库伦”啊！

吉普车在草原公路上飞驶，鲤鱼海子在路的右面，月牙形地拥抱着塔木罕牧场。蜃气象水波般地颤动，把淡蓝的远山、瓦蓝的树和青蔚蔚的湖笼罩着，这美女似的海于是就戴上了轻柔的一幅面纱。山麓下起了雾，白茫茫的，路两旁的刚刚萌芽的羊草看不见了，倒象是湖水涌进了大草甸子……

“我怎么能到旗委去当副书记呢？”阿萨摇摇头长吁一口气，心里说不出是惶恐还是惆怅，是苦闷还是忧虑，“唉唉！马驹咋能备鞍子，嫩树怎么能做柁呢！”她暗自思忖着、嘀咕着，觉着两足蹬空，没着没落，前面的路似乎是那么渺茫！

阿萨的一颗心依恋草原，依恋那十万亩“草库伦”，依恋铁姑娘队那些敢于搬山造海的姊妹们，离开了她们，就象鱼离开了水啊！就在昨天晚上，那些姑娘们还拉着她的手、牵着她的衣襟嚷嚷来着：“阿萨姐呀，你到旗里去求求旗委书记吧，让他另外选个嘴巴子上挂钟的吧，你可别飞了，你可

别把俺们都闪了！从前你咋说来？你说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不把塔木罕建成牧区大寨死不甘心！你不是还要把咱铁姑娘战斗队改成‘东方红拖拉机战斗队’吗？你不是说咱们人人都要有六十马力的劲头吗？啊？阿萨姐呀！你就忍心扔下咱的‘草库伦’吗？……”

想起她们的“草库伦”，阿萨的心里象有一股温暖的小溪潺潺流过，封围起来十万亩荒滩，打下井，种了树，这是铁姑娘队两年多来用汗水浇出的花朵啊！

在塔木罕牧场西南的那片荒滩，遍地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石头子儿，灰蒿寸把高，小草贴地皮，也有那一撮撮花枝招展的草，那是断肠草，羊见了摇头，马见了喷鼻，老牛见了闻也不闻。牧人们说得形象：“山羊有几只角，塔木罕荒滩就有几根草。”再加上那地方没有水，无水的草滩就象那没有奶的瘦弱疲惫的乳牛！

阿萨她们的铁姑娘队，可是专挑硬的啃，豁上累断筋骨也要围起十万亩“草库伦”来，把这癞皮一样的荒滩改造成花苑林圃。社会主义的新牧人，难道一辈子就守着从前那块旧草场吗？难道只满足眼皮子底下那几群牛马骆驼羊吗？

听说铁姑娘队要去改造荒滩，老支书特木勒给她们送来一本毛主席的书《愚公移山》。那时候说来也怪，草原上十七大八的姑娘都没进过学堂，不要说学汉文了，就连蒙文字母也看着白瞪眼。阿萨懂蒙文，也会一点汉文，她双手捧着那本书，每读完一行字需要二十一秒种（这是后来某记者为说明她刻苦学习而计算的）。她给那伙牧民姑娘念《愚公移山》，这本书有一股热力，电一般地传导进她们的心窝。于是，她们的心同老愚公的心一样热了起来，于是，她们去炸

山，套上勒勒车拉石头；为着垒砌那七十华里的围墙，姑娘们的双手几乎把每块石条把焐热了呀！

春寒，夏热，秋霜，冬雪，经受了多少艰辛、多少挫折……她们的“草库伦”终于建起来了，在旱甸子上终于把第一眼井打出来了！

就在她们要播种紫花苜蓿的时候，公社书记检查工作来到了这从来不见人迹的地方。公社书记眼望着初具规模的“草库伦”乐得抿不住嘴，紧接着就不知他往旗里打了一个什么样的报告，这就把旗委书记霍布吉乎惊动了。

象电光倏地一闪，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铁姑娘队队长阿萨猛古丁地被提升为旗委副书记，现在就坐上吉普车到旗里上任去了。

“嫩树条就是嫩树条，怎么能当松木梁柁用。”阿萨一面轻声嘟念着一面焦急地向公路两旁探望。浓雾象一缕一缕的青烟在车前飘过，想象中应该出现的人却没有出现。她想要见的人叫高岩，是公社草原工作站的技术员。他曾同铁姑娘队一起建设“草库伦”，是她们的技术指导；阿萨一直把他当做老师。天长日久，对事业的共同关心使她的心和他贴近了，同他在一起劳动，阿萨感到象甘泉流入沙漠那么样的愉快。可是，自从任命阿萨为旗委副书记，技术员就很少和她见面了。

她想：她这次到旗里去，他是知道的。他肯定会在村口等着她，或者躲在山弯、海畔、林旁，见着吉普车过来就扬起臂。他当然有很多很多话要嘱咐她，她也有那从前没说的话要向他说、再说，还有种苜蓿草的事哩，怎样种草还需商量哩，就算是交代工作吧，俩人也应该碰碰头呀！

然而，吉普车前面只有乳白色的雾漫过来，雾遮不住人影，技术员高岩竟没有来，他甚至不想跟阿萨再见一面……

二

到了旗里，阿萨迫不及待地去找霍布吉乎，向他倾诉自己的心愿。她实话实说，表明自己是个刚刚扫盲的、不懂什么的牧女，如果不是出于误会，是不会选拔她来当旗委副书记的。……

任凭她磨明了嘴唇，霍布吉乎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凑到她的跟前拍着她的臂说话，表示对她特别地关心和赏识。

接着，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就把她搀架到一个窗明几净的大办公室里，这里，写字台和沙发一应俱全，就让她坐在这儿办公。

她在这里看到了旗委向盟委写的报告，把她建设“草库伦”的事情说得神乎其神，把众姊妹的模范事迹，把高岩的技术措施，统统都加在她一人的身上了。于是，她这个铁姑娘队长就成了浑身闪着异彩头上罩着金光的灿烂夺目的人物了。她思想搞不通，心里象坠着块石头。建起十万亩“草库伦”是不假的，炸山背石头是不假的，在干旱荒原上打出井来也是不假的，可这些个都是一个人的功劳吗？众人捧柴一人取暖吗？有千万棵树才能挡风，一棵树孤零零总是要被沙子埋住的；尽管头排树是迎风站的，值得尊敬，但它代替不了整个森林。

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又去找旗委书记，只见霍布吉乎正在给盟委组织部长打电话。他掐着耳机的手直淌汗，脖粗筋

涨地嚷嚷着：“……怎么，舍楞书记发现我们的报告不准确？他怎么发现的？肯定有人背地砸黑沙子！哼哼，这种人哪，尽在上级面前扒瞎话呀！照这样下去，我是没法工作啦！啥？舍楞书记说啥？一棵嫩苗不要过早地离开土壤？这、这……培养新生力量，把有成就的青年人越级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啊！我的部长！……”

霍布吉乎放下电话，茫然瞅了阿萨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你舍楞那木吉拉这么多年靠边站惯了，不会工作了，不摸当前的意图了。再说，你一个盟委副书记，管得那么宽干啥！人家正书记说：有好苗子就给我拔上来；你这个副书记说：不要拔苗助长。这个梆子腔唱的！对台戏！……”燃着了香烟，他这才意识到站在面前的人就是阿萨，就是他极力窜掇、一手提拔起来的阿萨。就是由于提拔阿萨，上级对他很赞赏，只有盟委副书记舍楞批评了他。

霍布吉乎闭住了嘴，气哼哼地斜倚在沙发上。阿萨向他提的意见，他好象没听见，或者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冒出去了。手指头就那么神经质的痉挛着，笃笃笃地弹着沙发扶手。突然，他的嘴巴象洪水决了堤，呜哇地说起来：“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呢？一阵春风托上去嘛！有人说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俩脚印，我认为那是爬行主义。我们的青年人要飞，要插上翅膀飞啊！嗯？你想过没有？阿……书记，为什么有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此反感？这不是偶然的哟，这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哟，这是关乎思想和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哟！……”

三

旗委常委分工，决定让阿萨分管工业、财贸工作。阿萨心里突突跳，她根本弄不明白工业和财贸是怎么回事，做梦也想不到那方面的问题，还谈什么分管呢！她又恳切地向常委们把自己的身世介绍了一遍，说她不过是知识浅薄的牧羊女，让牧羊女分管全旗的工商业工作，简直就是强令小羊羔爬树。她请求到草原上去蹲点，多跟劳动人民学习，或者给分管牧业的书记当个帮手，跟着下乡学习几年……。没等阿萨说完，霍布吉乎就哈哈大笑，说是谦虚尽管是美德，如果过了火就变成虚伪了。“当然啦，阿书记对工商业可能生疏一些，不要紧嘛，政治水平高就可以嘛，在原则上领导嘛！关于我旗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边的表扬，也登了报嘛！我们一定要把这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摆在头等重要地位！希望阿书记克服困难，全面锻炼……”

全面锻炼是应该的，无奈阿萨文化程度很低，对工业或商业方面的各项经济指标，什么劳动生产率、商品流转额啦等等一概不知。商业局长来向她汇报，她象是听天书，茫然如堕烟海中。商业局长还好，知道这位刚提拔的副书记不懂商业，正在学习中，就不厌其详地向她反复解释，并提出他们的看法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阿萨渐渐听出点门道来了，有时也讲几句话。后来她觉察到，不管她讲对还是讲错，都等于清风过耳，落叶坠塘，原来一切都必须霍布吉乎拍板定案，商业局长向她汇报不过是走走形式。这是一种多么丑恶而空虚的形式啊！同样是走形式，工业局长来汇报工作就更受罪，这位局长面含微笑，毕恭毕敬，一口气摆出工

业系统存在的十大难题，这些难题若不解决，工业生产即将停顿，请示书记具体该如何处理？眼望着阿萨那无所措手足的样子，工业局长仍是面含微笑，毕恭毕敬，只是左眼微眯着，右嘴角歪到耳轮，那一副神情是难以形容的。可能是这位局长一生奔波，时时窥伺着书记的宝座，而今竟被一个牧羊姑娘唾手而得，怎不令人伤心而又愤慨呢！

阿萨当然作不出什么具体指示来。虽然明知道说了不算数，也仍是为自己这种无知而羞愧，竟是强咬着牙忍住鼻子痠，让那苦涩的泪水顺着鼻腔流进咽喉里。

她想起了老支书特木勒的话：“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去做，依靠别人的手往你嘴里挤牛奶，那就变成病包了！”阿萨是敢于向老天挑战立志改造荒漠草原的铁姑娘，她不能当病号，更不能当摆设，她要亲自到工厂去，到商店去，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困难即使是块石头，水滴石穿，架不住日日夜夜的研磨功夫！

她果然到工厂去了，到商店去了，但很快就发现她是个摆设。工业局长或商业局长寸步不离地跟在她的背后，工厂厂长或商店经理把她围得风雨不透。下车间吗，很好，只许看不准摸，只管问没人答；站柜台吗，也行，公司、商店的一大帮人都陪着，搞得轰轰烈烈，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营业员！？

有一次，某工厂的厂长请阿萨签批报销一批款项的条子，她没有批，她要问明情由，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那厂长也是面含微笑，毕恭毕敬，只是微笑里带着鄙夷的嘲弄，好象是说：就连花这么几个钱都不敢批，还当什么旗委书记？还蹲什么点呢？

这期间，阿萨给她的故乡草原写回去了几封信，有给老支书写的，有给铁姑娘队姊妹们写的，当然也给技术员高岩写了一封。来自草原的回信更增加了她的焦灼、怅惘，原来从上边来了一位“首长”直接到牧区去视察，他批判了“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把铁姑娘队在“草库伦”里种植的牧草连根犁掉，要大面积的开荒种地了。

短短的信，字字象石块那样压在她的心上，从此更增加了愁苦和忧虑。“不保护牧场不行啊！”她在常委会上大声疾呼，“这样做，用不了多少年，漫漫草原就要变成滚滚沙漠了！”

她这话似乎是一阵过堂风，从门洞里一飘而逝，随波逐流而又大彻大悟的常委们仿佛都没听见，只有那个“闹派”——分管政法的道书记，一声轻蔑的嗤笑从鼻孔里哼了出来。

故乡草原的人们，并没有把拯救草原的希望寄托在阿萨身上；因为他们知道阿萨在旗委里是怎样的情形，又何况批判以牧为主的那种理论是大有来头的呢。他们很关心阿萨的工作，老支书特木勒曾几次来看望她，还给捎来技术员高岩为她买的书。这是一些学习业务的书，什么《工厂管理法》呀，《工厂经济技术指标分析》呀，《七十年代的工业技术》呀，什么《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销》呀，《商品流转研究》呀，等等等等。老支书说：“自己不会打草，就不要教给别人怎么使用芟刀。做领导工作，就不能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阿萨，你要拿出炸山的劲头来，钻进去，学会它！”

正当阿萨彻夜不眠、埋头啃那几本书的时候，工业局长告了她一状，说是阿书记不突出政治，只关心业务，把党委

书记降低到普通工人、店员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她企图把职工群众引上邪路！对这种庸庸碌碌的走资派，革命群众异常愤慨，要坚决把她揪出来彻底批判，云云。

旗委书记霍布吉乎抵挡不住，只好责令阿萨到工业部门去作检讨，并停止了她的工作。过不几天，那个“闹派”道副书记出面来打抱不平，替阿萨说了许多好话。因为他自己是“新生力量”，而阿萨也是新生力量，对青年干部遭受挫折，他有一种物伤其类之感。自然，霍书记同样也抵挡不住“闹派”的进攻，他决定恢复阿萨的工作，变动一下，让她去分管文教。

分管文教可就更遭殃，所有的事情都得靠着小道消息来干。而小道消息又来之不易，必须去迎合“闹派”，靠着他们来传递那个“旗手”的旨意。阿萨只觉得那个“旗手”象发疟子似的，一会儿高烧，一会儿冰冷；又象抽疯似的，四肢百骸紧一阵慢一阵地哆嗦。

阿萨自惭无能，说什么也跟不上这形势，然而旗里的第一把手霍布吉乎却能跟得很紧，那可真是“老娘步亦步，老娘趋亦趋，老娘驰亦驰”了。能够紧跟的霍书记，常常拉挂着脸子训斥阿萨，说她没头脑、没心肺，甚至在常委会上拍着桌子骂，说阿萨是打铁不看火色的蠢货。在那个时候，第一把手的旗委书记责骂副书记，简直就象老子训儿，但常委们都习以为常，要不咋叫常委呢。霍布吉乎还多次暗示阿萨，如果她不跟上文艺革命、革命文艺的步调，她就不能在这儿工作了，她就得被淘汰——回家放羊去了。

回家放羊，她是很高兴的，可她却觉得没有脸面去见草原上的父老乡亲！

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高洁的青莲吧，出于污泥而不染，那是很好的。但，马列主义者应该承认环境对于人的熏陶或改造。那时候，有四条豺狼把持着全国舆论界，报纸上登的，电台播的，会议上说的，文件里写的，统统都是“老娘”的那一套，而为数甚多的堂堂大员、衮衮方家，也都和霍布吉乎一样亦步亦趋亦驰，那么，你让一个草地上的铁姑娘队长坚持什么真理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她能知道多少呢？

说来令人懊丧（但这是社会现实），我们的阿萨也长了“心眼儿”，她啥事也不过问，反正她说了啥都不算，霍布吉乎说个啥都是重要指示。她只要安心吃饭就是了，甘当摆设就是了，因为这个旗“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正受到上边的表扬，她本人在老中青三结合中名副其实地算得上一大“风景”。

四

社会上又乱起来，那个“闹派”的道书记在黑灯影里闹，还掇弄着一伙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下闹。说是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要“把中国最大的那个大儒揪出来示众”。一夜之间，旗镇的大街贴满了大字报，淋漓的墨加上惊叹号，广播喇叭加上雪片般的传单，就造成一种剑拔弩张、刀枪林立的恐怖气氛。“闹派”书记一翻脸，霍布吉乎也觉着心里哆嗦，就这么哆嗦着，他找阿萨谈话，脸上堆满了强挤出来的笑：

“阿书记，我们……也串连一下，哈哈！……”

阿萨心想：“什么叫串连呀！你怕什么呢？你要是有真

理在手就稳住砣嘛，搞那个拉拉拽拽嗡嗡轰轰干什么！？”

霍书记接着说：“……群众，给我们贴了一些大字报，好嘛。火烧一下，炮轰一下，对我们搞领导工作的，是最大的爱护嘛。哈哈……阿书记对这问题怎么看？”

阿萨没说什么，紧紧咬着下唇。

“噢，这就好、这就好！我们的观点一致了。”霍书记飞快地说下去，“据我所知，这把火不是烧咱们的，不是冲着咱们来的，”他举起胳膊向天花板捅了两捅，“矛头向上、矛头向上！你可知道弹着点在啥地方？”

看着阿萨摇头，霍书记沉吟一下，然后神秘地把嘴巴凑在对方耳根下轻声说：“据小道消息传播，这一炮主要是对准了盟委，主要是盟委那个舍楞……”

阿萨愣了一下，她觉得盟委副书记舍楞那木吉拉，是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着想的人。

霍布吉乎摇摇头，叹息着，又纵声笑着，他让阿萨多听听小道消息，度量一下前路深浅，留神别一脚踩进泥沼里去。他让阿萨凡事多想想，心眼儿多长几个，肠子多拐几个弯儿。最好是找道书记串连串连，探探口气，据说他们那方面最需要攻打舍楞的炮弹，而这炮弹阿萨的手里是储存着的……

阿萨睁大了惊疑的眼睛，吓得直往后退，她从来没参与过这些混缠搅裹的事，她手里怎么会有炮弹呢？

霍书记说，关于舍楞压制新生力量的事，群众似乎很气愤，这个问题，她阿萨是有权表示意见的。……说到最后，他的语气就更加含糊，使人这么理解也行，那么理解也行。临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书记对你很好哟，说你到旗委

以后表现很不错哟，他总是称赞你哟！哈哈……”

阿萨自然是不听这一套，没给他们提供什么“炮弹”；霍布吉乎的“慕尼黑会议”宣告失败，没能得到“闹派”的谅解，吓得他躲进医院里去了。于是，围攻旗委的人们就缠住阿萨不放，几百几千个问题劈头盖脑砸下来，使她五天五夜没睡觉；这是因为，躺在病床上的霍书记宣布旗委由阿萨来主持常务工作。

等到“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这股风头一煞，霍布吉乎又从医院的病床上崛起，回到旗委仍然大权独揽，拍板定案。阿萨已经没事可干，每天清早擦地板、扫院子、到马号帮着铡草喂马；因为文教上的事情也让管政法的道书记划拉到手

里。

有一次，盟委书记舍楞那木吉拉到这个旗来开会，找阿萨谈了一次话。结果是一问三不知，新提拔的副书记白吃高粱米籽。舍楞没跟阿萨说什么，却单独把霍布吉乎叫了去，搯了个鼻青眼肿。他问霍书记为啥不支持阿萨的工作？为啥不帮助她学习？为啥不具体地传、帮、带？

霍布吉乎闹了个瞠目咋舌，干打哇哇。

没过多久，上上下下都鸣鼓呐喊，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盟，舍楞那木吉拉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

这一下子，霍布吉乎又得了理，每天念叨着：“开初说我拔苗助长，后来又说我放任自流。哼哼，总的说来，说到老底，那舍楞就是反对党的路线！认为青年人不行嘛，鸡毛不能上天嘛。我倒要让你瞧瞧，一阵春风，就把它们托上去！”

于是，舍楞那木吉拉就又多了一条右倾翻案的罪状——

压制新生力量。

以后……以后就到了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时候——“四人帮”从缥缈的云端坠下来，落进了肮脏的垃圾堆里！

阿萨尤其是欢天喜地，感到自身象那青青牧草，在暖流的滋润下舒枝展叶；象那翩翩飞鸟，在万里蓝天自由翱翔；象那依依红柳，在春风的鼓荡下吐出碧绿新枝。……

可是，没过多久，她的日子又不好过了。霍布吉乎大会小会敲打她，说是有的青年干部靠着“闹”起家，靠着“闹”吃饭，本是放羊放马的，跳着梯子要上天！没有金刚钻你就别揽这个磁器，没有翅膀子你就别到天上去蹦蹦！接着，他又找阿萨谈话，说她曾在学習会上谈过“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还在转弯子会上批判过“右倾翻案风”，尤其是那个“闹派”姓道的，他向盟委发起疯狂进攻，用的炮弹之一就是舍楞压制阿萨的事情。

阿萨苦苦回忆，她似乎在一次学习讨论中，念过关于“阶级关系新变动”的报纸，这有什么呢？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时她怎么也想不通，心里象塞着一团羊毛。可那霍书记却非让人们转弯子不解，还办了个转弯子学习班，硬憋了一个星期，不表态不算完，差一个不发言也不散会。搞到最后，实在没法，她才勉强说了几句话。如果这些都算帮派活动，那么，旗委就此问题曾发过多少指示啊！霍布吉乎在大小各种会议上曾讲过多少话啊！偷牛的不问，专逮拔橛的垫背，这算什么哩！

这时候，坚决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舍楞那木吉拉被任命为盟委第一书记了，过去那些避之唯恐不远的人都往近了凑乎，有的自称保舍书记有功，有的自夸他早就认定舍书记